

T1035/2303(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五卷

從吾 焦 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傑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晏子

諫上

姜宝曰此諫也
也后存祖此以
諫泰始皇者
顧克曰臣能諫
不能使君必納
諫非真能諫之
臣弦章以死諫
忠天微晏子成
之以諷徒遊耳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之論耳
趙璠曰此正諫
也其言極有短
度初言公聽婦
人次言公忘先
烈次言垂駕史
非未言子美不
可錄步張舒徐
最易動人
李士麟曰聽信
婦人至于如此
不若桀紂者幾
希耳
何孟春曰婦人
為制應上三段
作斷案理正詞
嚴是勢禁中理
前
甲時行曰此段
訊其不能法祖
以光先烈把大
頭腦來說起

翟王子羨臣於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
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固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
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
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
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鐘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
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
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
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
今脩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
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

許固曰此言重
駕之非法文帝
射有獻十里馬
者帝曰師行五
十里吉行三十
里麻乘十里馬
安之重駕田獵
則不便行道致
還則不可知之
何其用之
李奎曰重駕非
御下之道且又
以僻示諸侯詞
甚嚴毅直

霍誦曰危詞駭
人魚晏子之善
諫亦景公之善
容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亡國甚矣且詩曰載駟
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
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
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於耳目不當民務此聖
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无厚德善政以被
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
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讐之
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
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覲乃罷歸翟王
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二十九子曰... 錢福曰此與天旱欲殺巫臣者何異

倫以訓曰論中叙事身左氏傳與之疑左氏潤飾之

馬理曰辭說情意兼到可以解君之惑

顧禹臣曰危言迫論俱屬痛心昧者迷之亦昭然矣

張之象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既而違于民是獲

景公疥且癯。基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上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及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訟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眾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眾矣。百姓之咎，怨誅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夫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无罪，夏商

罪于天矣。彼祝史何以薦詞陳信耶？故曰：下民易虐，天美難欺。論吾孔子曰：禱罪于天，无所禱也。一祝史尤如之何。

康海曰：把政字古。

高似孫曰：把政改月，句中義。晏子修政事以廢君疾章花。

姜室曰：一以為桓公之事。

顧克曰：民仇求也。君猶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所以戒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母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辭不得，令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邑孤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欵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景公遊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

以獲舟載之則
為共主叛之則
為使夫故君遂
不可得罪干侯
孟子曰民為貴
社稷次之君為
輕此說是也

趙瑤曰小人欲
導君以似祀錄
創為誇談以君
君心不狃楚巫
為然

何孟春曰楚巫
求之陰陽晏子
求之人事

申時行曰君者
神之主而民之
望人事修則天

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祭
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
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主未至也
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
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后登之
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
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真神將降
福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其德厚足
以安世行廣足以容眾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以為父

命可眷未聞有
禘祀以邀福者
果若楚巫之言
楚帝王之君一
禘巫之力耳悖
也甚矣
許國曰此處正
辨楚巫之妄規
諫迫切不涉浮
漫
李塗曰君非上
聖多為和說鬼
神所惑顧資臣
為之輔拂耳如
王且受美珠之
賜而不諫天不
之失以愚狂其

錢福曰鬼為祿
曰鬼后世多有

毋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惠厚行廣配
天象肯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
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
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
惜乎君位之高所論之早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
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
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
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於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
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崑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

此說
論以訓曰早之
為害皆天所以
謹告人君使之
惕身修行豈禱
祀靈山河水所
能免乎湯禱桑
林六事自責有
更天兩景公及
野暴露亦三日
而兩天果遠耶
迺耶崇在高山
廣水是耶非耶

馬理曰讀此襟
懷洒然生死浮
長皆寄寓也何
足甚帝帝

人卜云崇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飲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
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
髮天又不兩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兩乎祠之無益公曰不
然吾欲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
又不兩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兩乎祠之
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毀暴露與靈山河
伯共憂其幸而兩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
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域而流涕曰若何滂瀉去此死乎艾
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而顧 丁曰寡人今

張之象曰樂生
憂死觸目因悲
是生死理上勤
不破晏子正色
立談直指出生
死為貴寓進旅
不惟可以解主
惑福世教進此
使入死生不二
之門矣

康海曰此篇切
諫知死生之理
二諫知和同之
分三諫知天人
之應
高以孫曰此段
即前段之意氣
之聚散有生有
死自古淫暴之
君邊不救政折

日游悲孔與據皆後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
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
公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
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
一諛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於公阜北面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
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
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
執錘耨以蹲行畝畝之中孰暇患此死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
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

求命以饒其欲
至於祈祠什
以冀長生皆由
生死之理不明
故也
黃道開曰晏子
和同之辨左氏
更詳
寒室曰成湯六
事自責而大旱
兩太戊側身修
行而桑穀枯人
事可以消天譴
也區、之禱何
能為耶
趙璜曰生遠其
規无思其齊不
得為太公桓公
之齊也且執

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
我亦未
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其則臣酸君淡則
臣鹹今據也其君亦其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
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
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昔彗星之出夫為民之乱見之
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
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節而寬于小人近說好
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
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沒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
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李于麟曰景公
委之臣晏子責
之君即心與四
支折之委為親
切

何孟春曰十有
八日而不返景
公之荒于田也
甚矣忘弃國政
遠事逸佚以國
事責之五子不
過口敏捷結文
過飾非而已晏
子只就心四支
上善詞規諷微
晏子齊其可以
為國耶
申時行曰只就
心四支上進說
句句忠懇知納
約自牖之義可
為臣哉

景公畋于罾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
不正不革衣冠望遊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
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
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
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
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
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
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肢故心得佚
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
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

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政而歸

許國曰此說極去動人聽後優孟東方朔往祖此以易主聽

李奎曰公之怒不可解養馬之欲不可赦晏子乃以不爭之俾君无妄殺之德民有獲生之樂所全者不狹一養馬矣霍誦曰如此以數其得實以救君之罪所謂度其所及赦者可為諫法

景公使圍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後何躬始公矍然曰後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隣國汝罪當死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諫下

錢福曰梁父吟二桃殺三士即此

倫以訓曰勇力之士貴乎知所處死公孫接三子不過危困之器晏子乃不用寸鉄殺之以二桃所謂暴虎馮河死而无悔者可謂不善于處死矣

呂補曰君子貴於小人尚勇尚勇則爭則殺勢所及至君子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博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約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仁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堂人少醜之二禾兆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

謂計功食桃晏
子之殺三士智
矣哉

馬理曰凡事持
一事心多至于
亂矧勇力之徒
出乎人情之外
者執三子托仁
文勇以死直欲
于死中求生自
君子死死之天
現之特闢鷄相
殺之勇耳

顧昂臣曰三子
之死非其勇
甚矣后世徒爭
慕而健羨之豈
非血氣之習易
於人之志耶

矣接一搏豨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援挑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二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
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挑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泲
鼉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
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
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太鼉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
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挑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
不子若功不子逮而取挑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
挑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
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挑而節治專挑

而宜亦反其挑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
以士禮焉

問上

凌約曰社即今
泥困也社鼠如
左右使變蘊蔽
為死胥晚貴臣
變辱朝士甚者
恃人主之勢深
為奸謀不執人
臣不敢仰首伸
氣下士伏謁也
此上如文帝
之節通宰相得
以徵召而款殺
之亦不可多見
何孟春曰猛狗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乎社鼠公曰何謂也
對曰夫杜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
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
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膏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
為亂誅之則為人王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
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
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

如秦之趙高云
之梁與晉之可
焉昭唐之未溫
安录山是矣
申時有曰社鼠
猛於二者為國
之害云之之權
非人臣所可去
者

許國曰崔杼弑
齊君人謂晏子
又死之晏子曰
獨吾君也哉以
乎晏子曰獨吾
罪也哉人有君
而人弑之吾安
得死之而安得
死之君子不以
及安子者分明
答君言不用謀
士後故也

酸而不售也失國亦有猛狗事用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
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斃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
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
亡不送公不悅曰召裂地而討之既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

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
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

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于君不能與
君陷於難

問下

李奎曰詞謙而
婉稱說晏子甚
當

霍顯曰昭公之
論晏子可謂知
人卒至于失國
出奔誠威儀亟
而辨論工者君
子所不取也

錢福曰人臣事
君守身之道君
子當以晏子為
法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悅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矣今得見
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為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
昌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嬰不肖嬰
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
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慘崔杼
之尸滅賊亂之徒不復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
患不伐功焉鍤然不消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
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
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

倫以訓曰持危以諛則危者愈危君子于斯時審于去就之分可也

呂補曰詞不煩而懇忠臣之言

馬理曰簡而及據也無容家矣

張之象曰此即上說說向之說事情者力不能則去不以

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與。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為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襟上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嘖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後數

諛持危是也

康海曰此与左傳相同章法句法極妙

高似孫曰崔杼弑莊公。嬖臣三人皆從死。春秋不以死節典之。謂三人從君子。昏死不足以償其罪。故也。現晏子白君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教任之。是矣。

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不免。旌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後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

何不死。晏子曰。褚始吾不在也。褚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後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

姜室曰叙崔慶
擾亂劫盟之態
宛太如畫

碩克曰亂臣賊
子四橫而人莫
之禁可為切齒
痛心

趙瑗曰弑君之
賊人人所而誅
之崔杼欲結盟
以弭禍其如天
討何

李于麟曰晏子
之不死也一髮
耳君子謂晏子
危矣
何孟春曰革
則版言君食臣

出人謂崔子又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既試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盟者。為壇三仞，埒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執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戰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

盟不革則戰在
顯劍在心與其
叛君貪盟爭一
死以留君臣之
又晏子于此分
明知所處死豈
以死生二其心
耶

申時行曰氣變
優然

許國曰景公田
臘十七日不返
夜飲移於臣家
皆是亡行所以
不亡者晏子之

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綬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抚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將微有故乎？國家將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

力也
李奎曰君有事故非時得于臣家晏子與稷首以對君不謀而符俱是達于理非取办應之頃也

霍顯曰晏子玄端稷首操戟皆不忘所事敬君命也視操瑟擊竿而行歌豈不猶長松之于蔓草乎

倫以訓曰后面新案按劔語
呂補曰叙事簡

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稷首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稷首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願與將軍樂之稷首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而不亡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

馬理曰二子以一言却齊兵折謂弭患于未形消及于先事者

顧此曰棄樽調樂范昭之用意甚微晏子與太師窺之若素

張之象曰尊俎之間折衝万里可見貧人之所係甚矣

之棄樽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大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天子舞之今范昭入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

而太師其與焉

高似孫曰以地與魯景公之好名處

黃道開曰史載子叔昭伯善于詞命規不受命數詞雍容揖遜持之以理可謂不辱君命得交鄰之道者

趙璧曰把理又人情來說委曲詳及令人心腹俱頓可謂忠告道善矣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
不。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為。不。受。子。叔。昭。伯。曰。
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
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
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
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臣。聞。大。國。貪。於。名。小。國。貪。
於。實。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夫。
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不。足。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
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倍。國。免。于。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

李于麟曰極有識見

何孟春曰結句多侶左氏

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
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為。得。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
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
重。名。也。

申時行曰景公加其能悔于后晏子諫其當謹于先其規諷之意溢于言外若晏子者可謂善因事納誨者矣

許國曰晏子此語老成深切之言后世人生不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
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不能親人多
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七拂無一人諂諛
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莖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
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
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

知先霜戒木水
兩徹杜往七賤
后宰之悔如曾
君者眾聞晏子
之論能不惻然
耶

李奎曰修之于
已資之于人此
贈言之大致也
錢穀曰士須友
以成德冒倍移
人須美者不免
故借蘭之湛以
為喻

倫以訓曰聖門
之教多術而擇
交一事無日不
淳之言及之晏
子亦當時之亞
百故言之胸合

不問跖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跖壁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噓而
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
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
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
里之因也良二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脩今夫蘭本
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
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屠
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沮常
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如此

呂補曰此太史
公所願抗鞭者
也晏子誠資矣
然世有受人一
金之惠遂為之
俛首者視之越
父為何如
馬理曰春秋戰
國時多有此類
越石之請絕而
晏子請之馬援
之彈劾孟嘗君
收之卒之二人
蓋報收夫礼士
之効豈不為后
代之奇節耶

禹臣曰開口便
有通氣象不効
孤媚求容之態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
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
此曰吾為人臣僕于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
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
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駟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
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
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
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而
申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
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

東海曰直會說
得引罪之意讀
之躍然可喜

高似孫曰語真
而有斟酌

黃道開曰此下
贊晏子禮賢之
誠

揚維禎曰越石
御妻太史公独
取此小傳以二
手其詩也
姜室曰御妻以
辭去激成其夫

相御深抑損而
无負其志晏子
以荐舉而克揚
其善三人皆入
傑矣

顧克曰當時游
士抗舌嗾傲
晚王侯卿相者
多矣泯子午既
文章條理可以
補國則其交談
之間豈不能伸
眉抵掌故恐慎
而不能言又其
假此以諷晏子
下登好士之詞
色耳世未有遊
士之雄而不能
言豈亦未有能
動晏子悲色開

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
猶且為乘請。弼南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
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
而無棄乎。嬰誠革之。廼令糞灑陳席。尊醪而禮之。越石父曰。吾
聞之。至躬不侑。途尊禮不受。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
以為上客。君子曰。倍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
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後門問而闕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
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
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

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廼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
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
薦以為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臣
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
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復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
而坐。廢朝移晷。左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
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途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
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彈其言。
於我况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

類而論錄之
无一奇者此可
為之办

李于麟曰礼有
可以义起者君
子猶為之况親
喪固自所及雖
过于痛抑庸何
傷乎

何孟春曰病則
多憂慮此人之
恒情惟運于死
生之分者反是

申時行曰反其
書謂檢閱占夢
之書也

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衣斬首。經帛杖管。屨食粥。居倚廬。寢苦
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礼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
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
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襟下

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闢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
與二日。闢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
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
與公。闢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何為也。占夢者曰。

許國曰。世俗之
人。平日不能謹
疾。至于病殆。或
托之巫鬼。以信
其術。亦差有。小
効。非巫之能。已
病也。彼危疑之
心。托是可以少
慰。故或調卷。適
理。則疾愈。而巫
神如占慶。是矣。
季塗曰。言以人
而信。古今之通
病也。

錢穀曰。此後三
段。言甚滑稽。詞
多。恢愜。其東方
生之鼻祖乎。

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
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闢而不
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
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
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
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
公兩賜之。曰。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此方辨於辭。習於礼者
也。命儻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
請見。晏子蹇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又曰。天子請見。

倫以訓曰此亦越國方有此等稍道中國蠻夷之別也

呂補曰詞办而不煩君臣之防

馬理曰言办而僻于斯時不碍不尔也

張之象曰楚王此問暴慢无礼甚矣晏子亦以倨傲應之力而不屈詳而有体

晏子蹇然者王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則而延晏子晏子

不入曰使狗國者後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後此門入儻者更

道後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

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

使乎晏子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

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謂不辱君命善張大齊田可張之象曰楚王此問暴慢无礼甚矣晏子亦以倨傲應之力而不屈詳而有体

康海曰用意甚詭伏屬費心

高似孫曰卒然之頃庶答風生

黃道開曰答虛加嚮而談論雖

當非亂是術黑白之侍曰

姜室曰貶刺楚國尊崇齊國只在數言坐盜之詭抵自病耳

顧克曰此是守禮不逾

欲辱之何以也左右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

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

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

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

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

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

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景公使晏

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竝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

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

李于麟曰爵位
采章名命器別
國有常制君子
不宜過于儉約
然有甘于苦節
儉省者亦各有
所見无字款以
隱君之賜浮之
是小人穿窬之
類也何孟春曰
晏子之儉分明
是矯景公之奢
无字細人豈足
以知晏子
申時行曰句章
法森然炭救
許國曰意氣懇
切器局廣六讀
此可以以想晏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
故也無字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
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
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万以
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
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
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
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
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占之賢君
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

當日用齊事業
先進取此篇絕
妙熟讀方知其
佳

李塗曰晏子陳
說大卒多如此

錢穀曰首尾俱
應隱君賜一句
是應答之根著
處

倫以訓曰以故
字生出一段說
論甚妙

呂補曰晏子辭
色分明是出于
至誠非辭之以
為名者

馬理曰意與公
似辭魚相同

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
隸臣之所職若內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
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
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
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
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字也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邺毀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
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
欲也益之以邺毀廼足欲也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不受邺毀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二九二口

一五六一

一

頌此臣曰此詩
至言足為貪淫
嗜利之戒知止
不辱知足不殆
其晏子之謂矣

頃元日景公之
後田氏之奢故
晏子矯之以儉
典

康海曰齊丁景
公之世日政事
頌賦欽日重晏
子曾與叔向私
計隱痛之分食
使者一食不飽
甚苦節儉約與
景公之聞而悟
悟而改其奢宜
且其千金市租
之賜乎三致三
賢晏子之心切
矣

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夫正德以幅之使無黷慢
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
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
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
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及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
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
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為
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於君。退得罪於士。身死而財遷
於他人。是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十夫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

何孟春曰管仲
二匡九合之勳
功過於晏子畫
社不辭而受仲
處之當也晏子
之不受而辭義
亦有所指其辭
受要不可同日
論者指管仲之
受為一失此晏
子之權宜之辭
初心不尔也

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
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臣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
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
受命於斯。斯亦未嘗得宜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

二十一 卷五 晏子

子之難言也... 受命之賜也... 厚夫嬰之家不貧也... 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

受命

子之難言也... 受命之賜也... 厚夫嬰之家不貧也... 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 子之難言也... 受命之賜也... 厚夫嬰之家不貧也... 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

文中子

王道篇

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是縣未嘗

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進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

其道也。志記蓋先王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倍推移之理竭

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制述之意備矣。

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

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興

極謹義九篇。謹音黨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

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王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

馬理曰三道誰行此一篇綱領... 文中子... 故述言王道故言教不之迷知

許國曰此言歌
修春秋詩書并
皆欲以見志也

茅坤曰此篇說
聖人述史三皆
有來歷且以帝
王之制備于書
與表之由備于
詩邪正之跡備
于春秋聖人述
而分之故得載
言載事載得失
皆史也規史所
以不朽知聖人
之功于是為大

哀要論今皆亡六代晉
宋後魏比齊後周隋也
著六經至
九年功畢
服先人之義
稽仲尼之心
天人之事
帝王之道
昭昭
乎子謂董常曰
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
不足徵也
元經春秋
異名也
吾

得皇極謹羨焉
去就適中
推衡褒貶
吾欲續書考諸集記
不足徵也
吾得
時變論焉
化信推移
以正風雅
吾欲續書按諸載錄
不足徵也
吾得政大

論焉
王言大道
其制明曰
董常曰
夫子之得蓋其志焉
非以
文体
子曰然子謂
薛收曰
昔聖人述史三焉
薛收字伯褒隋為史道
衡之子昔聖謂孔子
其述書也帝

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
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
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也
三者同出于

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職也職不之異故曰分
文中子曰

世

黃震曰班固漢
書司馬遷史記
雖云擅一人之
作自成一言
足以為諸史之
折衷然純疏自
不相掩所謂述
作紛者正在
于茲

汪道坤曰此一
段說書續于漢
極是正當處蓋
書秦火漢統天
下始與民更始
有帝王道風味
如約章二法除
按書律皆是故
曰書身續于漢特
恨以伯王道雜
之王綱所以不

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
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夫
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
制理者參而不一乎
陳事者亂而無緒
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
大業十三年楊帝幸江
都宮宇文化及執逆
泫然而興曰生

民厭亂久矣
自漢末
亂至隋
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
吾不與焉命也
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
文中子曰已死與去聲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
吾將若之

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
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
秦長安隋郡也晉分陽子
卿也三才五常謂續經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
子曰

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
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
六國燕王
嘉魏王假

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
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
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

振耳謂二才五
行各得其所未
見上
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

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

經可待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

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

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

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群公上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

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元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

七

王世貞曰閔董

子作皇極而天

下治孔子作春

秋由天下法

亂何也曰亂則

皇極不建故天

下不可以無春

秋若治世則賞

罰明臣子特進

以為保治之規

耳聖人處窮處

達一以明賞罰

一以定褒貶其

為道之心一也

無禮無樂無文

三者大而王道

所以不與

深乎耳拜而出以告董生曰仲尼沒文在於茲乎文中子曰

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子述元

經皇始之事歡焉門人未達叔恬曰王疑字叔恬子之弟也為

忌而恐出為大原令王氏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無夫子之歡蓋嘆命矣書云天命不予

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

皆請見楊素字處道武帝時為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鐘子與之言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

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襲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

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

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喪天下可憂門人退子援瑟湯之什。湯人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

蕩吾網門人皆需襟焉。哀隋將亡

三谷入而王...

易而欲出為大原令王力...

聖皇故之聖燭門人未致味甜曰...

若周下之真其所之為平則之限吉慶之限凶...

然平耳其而出以書童至日中外是文并外茲平文中子曰真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

所為乎。物之所從我從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我忘厥物力

子曰義也清而在。姚義傳未見清靖也惠而斷。李道本名樂師

其善論兵惠威也和而博。寶威字文蔚寶后從收也曠而肅。薛

體廣而志肅。瓊也明而毅。賈瓊通明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忱禮隋隱

厲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城

太雅深而弘。温大雅自彦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

中若逢其時不戒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温彦博皆為僕射或為

玄齡為司空徵為太師太雅叔達皆為尚書是皆或曰董常何

王荆石曰此言
後子各有所長
處伯各得其偏
而未協于中和
故下言禮樂未
備

品彙釋評一十五卷文中子

外際曰風化夫
歸三綱之首也
吟來性情五常
之本也

王元澤曰首告
也歌綠竹則知
衛風歌擗臺則
知秦信鄭大卿
錢籍宣子宣子
曰吾以知鄭志

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類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為
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
群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十餘
年天下稱為得士然使非吏隱
非隱是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
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
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
梁沈約謝運靈分四
聲八病四声韻起自沈
約入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語婉為
柔貞虛則清貞實
則音若墳窟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聞諸夫子有
言曰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微存亡辨淨失故小人歌之以
貢其倍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之馳

表之九曰此一
段說論詩有補
於風化見馳騁
未流之非曰天
子所稱意自可
見

鄒序益曰至孝
近王至保近伯
推王道於天下
則可謂君子

騁乎末海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
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公見
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畫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
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
疑皆天下之直人也徵也遂疑也遂果行也
疑謂挺持若並行於時有
周舍焉遂行
挺執子謂李靖曰疑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
曲
李靖問任智何如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盜
亦
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攻具端
害也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
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
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
則天禮曰安則又久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

許國曰國以民為本何以守位曰人此民之為貴也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且有見于此夫

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于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楊公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至公至誠不能苟安非其道無為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李密出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忿禍愛強而頌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又儉容不慢子曰吾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合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

王世貞曰此見相之不可無也非耕而何以供祭祀成賓客耶

楊維禎曰此告以墜之禮見鮮貴稱家之有無不貴乎享也

無所逃不仕即農四民何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黍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用有節禮不辭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廢也妨農也不居良田妨農也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達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悅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畧為符堅相議赦而青蠅世之密矣兵至割而遠近恬

馮叙吉曰晉尚虛言至明朝淫靡左道亦雅天下遂亂續經既

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掌機密長於算術韓之

造人文乃正

學厚于周法非正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人隋文時作

道故云太平則亂魏徵杜淹重常至子曰各言志徵曰願事

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

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動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子曰大

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

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絳州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門

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

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推子曰蓋

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虛名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

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將敗者吾惜

諸伯秀曰此一不說行與之固不直將敗之固不

不謂凡一以爲其不得用但有音案在內

其不得見其志勸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為心乎時門人千數

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

之乎之性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

內刑義若武帝殺釣弋防侯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管陶求即恕若章帝赦楚王徒者是也其後簡其刑清

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

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淳則舉漢雅霸道故不及三代子曰

王道之駁久矣禮樂中以不正乎大義之無甚矣詩書可以不

續乎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

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常法之有其道甚濶不可柘於後後若無聖安能柘及夏商

之道直以簡故以放絃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我君

呂補曰欲見二帝三王而不可得思吹兩漢此不待已而及思其必者

陳后山曰禮樂至王道享則季漢維伯道故不及二代

二

二

申時行曰周公為政仲尼作述萬世而下幾以如矣

唐荆川曰按董生雖不證理而未無思故口思則或妙以辭上文其殆之義

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有姦臣則無君之心雖制矣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為子晏居董常實威侍子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者有所持循矣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待而見也。特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尼之業者吾不待而讓也。仁當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則神忘是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未

何孟春曰程元董常優劣大較如此

許固曰此猶類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

陳道詳曰才有餘而道不足王人為人之如此

至上哲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達者無方未達者迷焉之性必也其志乎。時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也董嘗聞之說自至門人不達。若防魏尚未知彼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天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收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暉類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子曰孝哉薛收行無省於幽明。又父道衡非華見戮收道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

焦氏曰范甯字武子為谷梁氏解經左氏失經公羊天倍各梁失短皆詰正于道耳

閔如霖曰孔安國家藏利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

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其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者之道仕奸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好穀梁劉歆好左氏之本是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人權衡法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喜左立明皆孔子門人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

陳詳前曰傳之在師河人在已所傳有限所傳無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泯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造于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屈之安則取之左右逢其源然學不可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

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言無師不傳也子請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憊然也七代註見上論昏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蒼頡訓纂沈默靜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楊雄之學大抵好奇及艱苦曰其道何如子曰清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較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為可也四者可以知或人不須多察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去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大和詔用帝自為之可與興文化

焦沈曰知仁未見處信謂能信倍而處

矣。銅川夫人好樂。子之始述方。收述非事親。不服為也。芮城府君。聖陰陽子之兄也。為芮子始者。曆目且曰。吾恐賢者或費日也。聖人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曆日。恐門人物忌妄習。災祲故特云。俱費日而已。子謂薛知仁善處。倍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銅州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後。

事君篇

湯賓尹曰無私無偏正心王道盛皆事君使人化人與禮樂之大要也

陳后山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文中子有焉
舒卷曰此一良寫不仕之志。守其言。守其色。所察在。天子不待臣諸侯不待友之氣。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後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王食不知其他也。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現周漢之承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北。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頭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

象

申時行曰素志
既不仕又勸人
君正身以統天
下事君之忠保
身之智兩得之
矣

陶望齡曰按光
字孟光是武帝
盡周公利成王
周以賜光光尺
忠輔之昭帝相
立昌邑王相質
有罪三千降光
發之而立宣帝

生元澤曰此祭
明說故守之不
可委易以弄舜
仲尼來証他極
當人非孔子之
皇安並必其月
之已可耶

姜室曰故易新
使不開送故乎
新之使然寇君
可者任司以成
結司新匪良民
且懼惟懷之虐
夫無足民之說
猶未甚也

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子曰甚

矣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是國掌

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
本史稱朝章固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為不終吉有賢臣
故不亡

賈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比山丈人謂文中子

曰何謂違違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怠也子曰吾不度不執

不常不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

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

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
音姬蒞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

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

盍從之乎詩子
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
尼與荷蓀丈人已來

不相從也至人相從乎以問至人無
名遠從隱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

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

曰堯舜三代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

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
卿大夫稱

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

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未由也已賀若弼請

射於子弼必中弼字伯輔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生宴突厥人
而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

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

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慢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

荀悅史乎史乎史謂陸機文乎文乎
文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

朱之審曰此數
人者或以傲或
以冶或以急然
或以怪惡或以
醉或以誕或以
淫或以繁或以
捷或以虛或以
約其則謂之能
文字可乎

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
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
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
更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
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紅總
說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亡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
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昭子仕隋尚書者子使姚
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軍避遠或曰僻子曰吾得後
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乎佞者必也愚乎愚者
不妄動吾惡乎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恪音各子曰達人哉

山濤也多正而少怪宏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

賢矣子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

建魏祖欲立之太子植不自彫瀾飲酒晦迹兄子曰君子哉思

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亦道今之史也

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

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

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

四曰歎續變風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因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

其士使達此變凡此四者或勉焉或美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

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于王道

王荆石曰論古
史今史古文今
文俱有識見即
聖人嘆吾猶及
史闕文之意總
是嘆古今之不
相及

許國曰輕重權衡曲直繩墨皆

是折衷以歸于中之意

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

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

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

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

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曰相安。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

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

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君不終執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苛

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

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

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乎。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也。吾得

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而猶去也。言終替去。吾將

賊去。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之故。六代之

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不以正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

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子曰。言取而行

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

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

不迨中者也。陳叔達為絳州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

者。原之以覲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苟非君子。烏能固窮道之以德。懸之以政。且覲其後。不亦

善乎。薛收問。息不害義。儉不傷禮。如何。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

郭子玄曰。叔達可與言政。本於原自新者。以觀其後。處所謂道以德懸。以鏡其意。海曾子告陽膚為士師。哀矜之意。

許國曰自新以
規其後直善于
此民者其宜文
中子以可言政
與之

作也。大厥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以人損之可也。刑不濫。

衣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氣。中焉可也。不偏下。雖然以文。

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栝於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禮。栝後必栝中道。子曰

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子

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辦。論法革

敢辦與衰之極。吾於詩書也。辨而不敢議。治亂之道不敢或問其故

子曰。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章或曲而中或

可以論則論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弔天下之所存

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子聞居儼然其

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然而不

王維禎曰持已
以莊接人以恭
日用以儉三善
備矣

糲昉曰此文中
子門人記其間
屈之容衣服之
制如此

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挈。無長物焉。長刺綺羅

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婦人則有青碧。

染之子宴。賓無貳饌。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

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有索者。曰。爾

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

往。匍匐反必後。未忘子之言。應而不倡。問則應倡必有大端。入

所不及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與。則曰

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

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釜鍾。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釜

器鍾亦器非銅川府君之喪。喪父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

又曰。葬禮之從
古制如此

非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惟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惟二

者皆後塗車芻靈則不後五世矣。禮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夫

儉也。乃不始于既葬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

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

言人動有所稟。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

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直而無執。直

則曰。何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至心為之內。直而行之以

恭守之以道。恭外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也。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

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

又曰婚娶不尚財如此

翁正春日大抵古者之時其倍醇醪其飲食服用尚儉其仕輕利祿尚樹勛揚名宜文中子之反古云

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後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

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

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誰美乎。子曰

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祿以

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

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屑不內實達天

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祚亂不作。深乎深乎

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

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元功作五斗

先生傳。王績字元功。通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爾忘天下

焦欽曰語有云
以身教者後以
言教者訟以言
化者盜賊之所
以興以心化者
盜賊之所以息

子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已陳守謂薛生曰吾

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

矣退而靜居思行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

矣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示法彼以心化守曰吾遍

二子房玄齡問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幽州

使于天子回賡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賡墓而牧劉賡使人奉

而去魏相欲封疇而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欲武德之舞勞

而决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謂昭

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餒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

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决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

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

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大武之未盡善又矣其時乎其時乎武

革明一時之所為子謂史譚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知其不可

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言之哉遷謂九流異道猶五方

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于儒矣長者言則道無不容無子

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誅之非真儒通變不能及此

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

善教子曰存乎其人人謂子曰安得圓機之事與之共言九流哉

圓無執張機發又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九疇一五行二五

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入庶政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

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真君長程元曰敢

問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函風為紂周姑興之地元曰周公之

焦欽曰九流一
儒家二道家三
陰陽四法家五
名家六墨家七
縱橫家八雜家
九農家

宋之蕃曰夷王
下堂而見諸侯
周始衰微國風
遂變不復推正
矣

邠守益曰管仲
相齊以成伯業
王猛輔秦以安
中原

際亦有變風也。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成王

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騰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情是

至誠也，正乎禮。元曰：邇，臣變風之未何也。刑詩何以邇，在刑國之後。子曰：夷

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周故終之以邇，風變

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邇，正之者周公也。歌幽曰：周

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難已哉？王業艱難變而

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邇，遠矣哉！周

之詩不繫周而繫邇。邇者正其本用意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

管仲自夷吾相，拒公伯諸侯之力也，故又曰知之。符秦舉天號而中元，翦惟王猛知之。

前秦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符秦逆。東晉在而堅，借號是逆。子曰：

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也。符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亂下抗非逆也。義

在下。昔周制至公之命。成王命周公五侯九伯，汝寔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仲不得

而背也。上順故。晉制至私之命。惠帝以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故符秦王猛不

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故武王

不敢逆天命，皆人心而事紂。齊相不敢逆天命，皆人而黜周。故

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

至猛之力也。子曰：符堅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業

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其知魏有主中國之道不隊孝

文之力也。都洛陽與文物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

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川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矣。溫子昇字鶴舉，學魏國文

二十一

翰性沉靜而厭煩。亂後與元瑾謀逆坐誅。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

曰勤哉而不補也。勤三事績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耳。

魏帝宝炬入關依字文子之家廟。又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

忘先人之國。穆公虻自朱奔魏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

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帝諷宣之一王孝逸

謂子曰天下皆爭棄義吾獨若之何。利物曰義子曰舍其爭取

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

曰樂閒居。退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思益子

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聞善人。好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

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

王維楨曰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亂十年又征天下遠喪益讚于禹曰惟德動民无遠不届禹乃班師振旅大旬有苗格淳心昱使趙充國數年匈奴魏相諫曰臣聞得天兵者為驕兵兵驕則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宿子之家言六經喻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

生是三才也。疇厲布衣也。道兼天地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

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李校然好自矜伐子曰何

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固不可不述也。註傳子曰一以貫之可矣

爾以仲尼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炫退

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之門美瑗

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也無邪則貌凌敬退子

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賢其孝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

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戒

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戒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

蘇濬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此心不忘武備而在維伯也漢武歌曰歡樂極芳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忘刑哀痛之語也

朱之番曰西方
化外之國非中
國禮義之信可
習故軒車不可
以適越冠冕不
可以之胡借喻
夷之雜化也

易言丑曰或字
喜若佐規祖有
功或謂規祖宜

存太古之教非適時
之典晉賢蕩然故亂
齊戒脩而梁亡非釋迦之罪也老氏本空寂之法非

化倍之才果
主惑焉故亡
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法空寂之性然

而應物致理必有致焉晉賢蕩梁
主惑非聖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
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寂滅者

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

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夷不乱華古之道也或問

字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功未見銅川

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友父之子游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帝

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而歸曰靡之樂也紂作靡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

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蓋官乎仕官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

言惰仕人皆無道子曰誠哉信有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

死何如或死攸主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

我何咎海山六及子皇以妹却我以即首身

韓子

名嬰博通典故尤長於詩著韓詩外傳卷上大夫多宗之摘其引傳及數詞美雁者九條

傳曰水濁則魚喁

亂貌令苛則民亂城峭直聳貌

則崩岸峭則陂故

吳起削刑而車裂

吳起治齊戾刑卒為齊誅

商鞅峻法而支解

商君熅謂論囚水為之赤

後為秦君之所誅

治國者譬若手張琴然大弦急則小絃絕矣

漢章帝朝陳寵

上書言為政猶張琴瑟

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

御馬貴寬策之有聲之聲不

過百里無聲之聲近及四海

柳子曰無聲之樂乃謂至樂

故祿過其功者削

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

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儒雅之故不救弱人可乎

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

陳止齋云燔灸刻烙戰馬之性雖鐵青黃虧木之質言法之不可苛也大都此意

湯眉尹曰申徒狄赴海之流安可以聖人仁士律之

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四君皆以諫諍身卒亡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

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庶矣如仁欵則吾

未之見也

鮑焦衣敝膚見音現挈畚音本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

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

此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詩云女也不爽七二其二上不

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行爽毀庶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

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汚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

世而持其疏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嗚

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庶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疏而立

田大年曰夫既以申徒狄為之聖人此又云之而未仁意覺予

錢福曰此與申徒狄投河意同皆非至賢中正之道

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庶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語云太鮑焦剛則拆可謂不祥矣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續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為而泣也嬰曰

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

子苟為泣之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

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輾音展吾園而食吾園之菜葵菜名是

歲吾聞園人叵利之半引宋一事見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

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

是也凡死者我也又引越一事見由是觀之禍與福

翁正春曰此亦所謂娶婦不恤其綿而愛宗廟之貨者

以下方証已憂衛世子意

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在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
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呂補曰：此用楚史。梅抗。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
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
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

楊維禎曰：姬，風

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音則，曹
為質于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振衽席，拂衽席者三年
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

諫令尹，進，齊其
貧於人，遂矣。與
周姜，脫簪，行非
而貧一轡。

王與妾同列者十人，賢而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
敢私頌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用楚數年矣。未嘗

見進賢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曰：朝以樊姬之言告
沈令尹，避席而進。孫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
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王世貞曰：喻及
特用賢，一旦更
故率然，後魏伯
助予則無及矣。

高牆壘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少木根
莖淺，未必擲也。詩云：枝葉未茂，有壞本。飄風興，暴雨降，則擲必先。

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
有非譽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

呂祖謙曰：焦，喉
切，身遂指于滄
海之外，難矣。

唇。利害切身之
喻出漢史。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

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嚴文

是謂曰人君用
賢者其道則
貧始為國家用
矣
楊道實曰貴天
二字亦奇觀
仲來

王儒曰晏子不
從崔杼之命殆
仁者勇者歟

焦竑曰山林庖
厨之言雖佳然
不知左氏所云
為杜櫻死則死
之為社櫻士則
士之義王而心
直也

王儒曰田饒去
魯入燕與介子
推入山同肯泉
衰不能用之于
始徒悔之于終
其何及矣

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后稷教民
樹垂五穀決江流河者禹也。伯禹聽訟執中皋陶也
明刑

然而聖后者堯也。歸功於君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

崔杼殺莊公。合士大夫盟。者皆脫歛而入。言不疾措血。至者死。插血訂盟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

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典行將鈎之。直兵戈戰之為典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膏藟。延于條枚。惇悌

君子求福不回。言其德不回邪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安子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高飛遠去
含去燕意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以雞喻已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也。信雖有此五德。指文武勇仁信君猶日淪。音約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喻已在魯意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

莫鼈豕君黍梁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喻已

之燕臣將太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

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言藉其食也陰其樹者不折其枝言藉其有

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

盜賊哀公喟然大息為之辟寢三月戒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

悔其後何可復得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氣剛貴以和處之智慮潛

深則一之以易諒多智貴以成勇毅以果則輔之以道術勇貴有道以制之

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便捷不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高

則不弱容衆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愛之以師友怠慢標奔則慰

陳碧虛曰裨黃老之術其言有裨世教

王世貞好一

之以禍災語之以禍災則不至於怠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質朴而又文

九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所重莫優得師其次莫慎一好其

也心志好一則博七則精七則神七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

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十二種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

痿蹶音委失体疲逆脹胸逆而滿支五臟滿而膈育胃膈而煩

喘氣煩喘痺風受手足痺外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

輕刑則痿不作魚痿疲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魚顛蹶無令

財貨上流則逆不無逆抑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無腹脹無使

長昂曰以醫喻人主亦神聖工巧之法與七卷同意文更顯切要矣

張洪陽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信矣

王荆石曰俞教學相成之札詞峰峭拔

無使下情不相通則膈不作無壅膈之疾上材下恤則育不佐無育之疾疾汰令奉行則煩不佐無煩亂之疾不使下怨則喘不佐無喘之疾使賢才伏匿則痺不作手足不痺之疾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無風寒之疾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腹心支體也腹心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劍雖利不厲不斷于將雖利非淬礪不銛厲礪石也材雖美不學不高美材必藉淬而高雖有旨酒嘉肴不嘗不知其旨旨美也必嘗而後知其美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執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

楊維禎曰桓公禮九九足以伯至此梅福善庄謂其欲以致大也

胡時化曰徵者弗棄大者解體郭隗說燕昭王蓋昉此本

茅贊曰公儀子以無私相魯得老氏固身保位之術

齊桓公設庭燎音了庭燎大燭也司勳氏掌之為使人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九九小枝也即善筭之士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固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公議休相魯而嗜魚食旨而其之曰嗜所歌在魚也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公儀子不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明魚私受受魚免於相以私受失位則不能自給魚雖欲長嗜魚可游乎無受而不免於相已

揚道實曰句法
逐逐可愛

全其長自給於魚魚可常給此明於魚為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以身在而後外其身而身存則身為外而緩之非

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無私故詩曰思無邪無私之謂也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時負成王以朝非真踐天子位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

十人周公禮以為師所友見者十二人之為友窮巷白屋先見者貧寒之士

束就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以善言進者教士千人教閱之士宮朝者萬

人在宮朝者成王封伯禽於周公誠之曰往矣言伯禽往魯子無以魯

國驕士言无以驕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言其至親

又相天下言其至尊吾於天下亦不輕矣言其至尊也然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言一沐於三次握其髮一食而三吐其哺以定迎賢士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

蘇潘曰夫人驕則自滿謙則受蓋周公封之初戒子獨諄諄於謙德一語肯哉言乎宜重味之

湯實尹曰意陰詞甚

翁正春日謙之一字持身明訓

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恭以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儉以

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卑以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畏以

聰明慮智守之以愚者善藏智於愚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藏

於拙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曰此德也不

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以桀紂為桀紂可不慎歟故易有一

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易之一夫天道虧盈而益謙盈者虧損之地道變盈而流謙盈

則流鬼神害盈而福謙盈者受害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

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皆盈則必示不成者

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處謙則亨可詩曰湯降不遲

聖教日躋教與日俱升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應首句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道

銓陽曰臣品意甚灑然

反覆啓告其君令之默化是謂大忠也。忠之大者以德調君而輔之。以德成詠其君而輔成伯

業是謂次忠。忠之次者以諫非君而怨之。指摘君過致君怨怒是謂下忠也。忠

下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假公偷合苟同。近君依阿以持祿養者。保位固寵

是謂國賊也。賊害之甚者昔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周公負成王以道進

卻風陳魚逸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管仲相桓成一子胥

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子胥諫夫差遂觸其怒賜鴟夷而浮之江曹觸龍之於紂可

謂國賊也。觸龍曰逢迎声色狗馬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函賢不

肖之效也。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以射遠。中微

與魚兵等耳。雖有兵亦無所用也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魚民等耳。民之

置之故盤石千里。非不廣也不為有地。愚民有萬。非不衆也不為有民。

禮者治辯之極。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

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

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

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

鉅龜。慘如蜂蠆。輕利剗疾。卒如飄風。然兵始於垂沙。唐子死莊

躋。秦楚分為三四者。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

也。一段言堅甲利兵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

衣了凡曰盤石愚民惟在善用之耳不然何項藉不階尺寸而能唯視諸侯准陰驅市人而勝淮上耶

王元澤曰古者治又本于禮禮之尹以為國也尚矣舉堅甲利兵真高城深池與嚴令煩刑皆不足為高益見惟禮為強國之本

林然秦師至於鄢郢音焉郢楚地名舉若振槁然史記云勢若摧枯振槁是豈魚

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二段言高紂殺比

干而因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易其命然

周師至今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

者非其道故也三段言嚴若天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

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

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已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

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

近者謳歌之遠者赴趨之凶問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黃道開曰此嚴令煩刑不足為威者

許國曰正由其道則行王公由之以一天下者此也

郭子玄曰權力排斥十子之言倡明聖道以一世倍世傳之有開世教者

夫當世之愚飾和說以已之說文姦言以已之說以亂天下欺

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從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

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研鄧析惠施之徒也皆飾和文此十子

者皆順非而澤以非為是者聞見雜傳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

舊造說自為工自工共說道無所遇不合于道而人相從而合于人故曰十子

者之工說說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

之皆有理人持所見言以近理足以欺惑眾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

也若夫總方略正紀綱一統類化群生齊言行端言行群天下之英傑

告之以大道明吾道以一之教之以至順德之行以順隲要之間一室之內

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法先王之道沛然平世之倍趨倍之

申特行曰此系要道之論

焦竑曰此即修其本以勝之

王常曰筮言雖無深味向法亦見古雅

趨工說者不能入也。自工其說者不得亂其是非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

之地。貧無立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

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彼說不攻如

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不至欺惑衆愚以亂天下聖人之迹著

矣。聖人之道大明千萬世者此也

南苗異姓之鞫猶太羊也。異類之鞫形類大羊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

舊侈質習貴易性而然也。賈誼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夫狂者自斃忘其

非芻豢也。飯土而忘其非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

者齊言習使然也。習于楚則楚習于齊則齊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

暢於筋骨。如筋骨之決洽貞於膠漆。如膠漆之不可解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

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孔子見客上太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類兮其口仁

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言者德之聚也顏淵變然變色曰良玉度尺

玉可以尺計雖有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即韞之至深其光不可掩良珠度寸

以寸度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即韞之深淵其瑩不可掩夫形體也。色心

也。閔上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有睫著之矣。有美疵瑕在

中則眉睫不能匿之。有疵必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守

也。外也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周穆王馳八駿日行千里以造父為御魚車馬則魚所見

其能指車馬以顯其能弄天下之善射者也。有窮后弄精於射法無兮矢則無所

陳碧虛曰王鹽山輝玉藏澤媚世之有德有才奚患不彰灼于世札

王世貞曰先以御射引起大儒而後復分儒者之品與人君用

二十九年... 見其巧藉弓矢以顯其技 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

所見其功藉有里以展其才 夫車固為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

父也非真造也 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非真用

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非真 彼大

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

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筆答 音垂茹秦始皇嚴刑峻法以筐料鞭

答天 暴國以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其言有類言有倫類可考

其行有禮行中矩度 其舉事無悔所行合心 其持檢應變曲當咸當於理與

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

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

然以富利為隆惟知富利為隆厚 是倍人也逢衣博帶逢大也博寬也 畧法先

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直衣冠言行為已同于世俗而不知為

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于老墨而不知分不辯黑白 是俗儒者也此俗

儒不達于時者所為也 法先王遵先王之道 一制度守成憲 言行有大法而明不

苗



儒之効其文錯綜橫逸漢文之不易詳者

吳崑曰以下條分儒者品類可見大儒之可用

張洪陽曰歸結人君用儒大有効

節符是大儒者也大儒則博古通今 故人主用俗人則禹棄之

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

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定于

一朝之間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公可謂大儒已矣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色鮮明豐交茂貌之木有時而落木雖

窮則反本非務本而已將以止惡扶微道足止絀繆淪非調和

陰陽順萬物之宜也道足以調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以丘山高于臺

平原高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以川澤博

勞心若思縱欲極好靡敗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

王制石曰物與時變而道不可變此皆謂大意與大史略同

揚雄曰鑄詞峻逸濬然其利可現

胡時化曰人主誠藉資人明目達聰以周智慮也

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皆道後欲適以故百

傳曰天子居席度大厦之下帷帳之內帷圍也上帷下帳漢武

旃茵之上躡鳥視不出閭奔足不越畦步然而知天下者周知

不若與眾聽之之聰也獨慮不若與眾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

臣輻輳並進各臣趨闕下如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

智如泉源運智不竭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行可為法君智可以砥

砥砥石也言智行可以為輔弼者輔佐人友也為人主據法守

職奉法度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人君之法吏當前快意一呼

再喏者一呼應喏人隸也為人賤故上主以師為佐危亡之主

揚道宿白人主
用各在同志音
平言哉

蘇潘曰古之得
矢足為今之電
鑑人主安可不
求得皆以言其
國

用得其人以隸為佐用非其人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觀
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明同而見同音相聞音同而聞同志
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以其志同也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
之機得失之要也用得其人則存用失其人則亡可無惧手亦甚可畏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
國不能常安而無危宜治之民民不能宜治而不亂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
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鏡別刑妍媸往古者所以知
今也古足為今之鑒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如桀紂之危亡其因而不蹈襲行
也其所以安存者如禹湯之安存其因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
行者却步而求及於前人得乎卸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

司法爽律

湯眉尹曰盈把
之木四句語造
意足

翁正春日督存
人主所致去備
明其礼义則登
才附而天下治

車不誠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
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為殷詩曰殷鑒
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志驕者忠言上不負口惠之人鮮信尚口之人鮮誠信故

盈把之木僅一手所握之小者無合拱之枝兩手所圍之大者榮澤之水

無吞舟之魚淺水安望有大魚漢賈誼賦云彼尋常之汚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

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巳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水深可以致魚龍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材木茂可

以致禮義脩明則君子懷之礼義明可致君子故禮及身而行脩礼可

身禮止而王者之事畢矣

表了凡日用一
假字一段以
論人君假貨以
治用國必昌

王元澤曰此三
段亦見博才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而藍荀子曰青出于藍而青於地有黃而
絲假之黃於地假之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士不可假乎
哉東海之魚名曰鰈即北目魚出東海朝鮮國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

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鷦

即比翼鳥出南方三佛齊國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蜃音

出西番赤斤蒙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蛭上距虛蛭

古之國有之其性非能蛭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夫為獸魚猶

相假而况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

則豈不病哉萬乘之主不假英雄俊士以故曰以明扶明則昇

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即墻木在前不

陷井穿亦不至陷則其幸也詩曰惟彼順征以中垢闇行也不

順理之君所行反其常

福生於無為無所為而而患生於多欲惟多欲則知足然後富

後之不期富德宜君人然後貴後之有德可以故貴爵而賤德

者雖為天子不尊矣人主貴爵而賤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

下不富也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不知

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

其位也患生於多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齊桓公見小臣微賤之臣即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

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言不必桓公曰惡是何言

昔道開曰多欲
之戒言見道而
章法猶風波動
人

許國曰与礼九
九同為君者礼
士至于三往五
往何患士不樂
附哉

郭子玄曰此二句即夫子傲爵祿吾敢傲白王乎同意

中時行曰此段攻擊如俱見維儒與孟子大意因而詞勝之

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言輕富貴者不獲見於王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不好仁義者不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二句見大開鍵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卒而朝靡有不至。四方諸侯歸之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孟子說音稅齊宣王而不說音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

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不知善之為美淳于髡曰夫子

亦誠無善耳。即魚賢意昔者瓠巴鼓色而潛魚出聽泝魚聞瑟而悅伯牙鼓

琴而六馬仰秣。六馬開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况一物之微猶知音樂之善

詞調鏗鏘

君人者也。答未知善之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析木震驚

天下。賈山傳云雷震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耳聾者不聞日

月之照徧照天下。日月之明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魚目者不

明今公之君若此也。即聾者盲者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善

歌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殼魚細而不聞行隱

而不形。即有諸內必形諸外意夫子為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

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淺澤不能容吞舟之大魚度量之士

不居汙世。汙濁之世豈能容度量之士乎夫執冬至必彫吾公時矣。慨時不遇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一章大主意事之以貨寶

則寶單也。盡也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與之約則固割國

陶望齡曰處強國責有其道不徒割所歆以賂之也

郭守益曰始言不好士終言所好非真士得歲規主失也

姜室曰前喻語區生後喻語細善于譬者也

主君魚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收市租以濟朝之用暮食不足朝收市賦以餉暮吾可謂不好士乎言如此養士尚不足稱好士盍胥對曰夫鴻鵠一卒千里所恃者六翮音華即鳥羽也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皆无毛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恐皆无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於世用者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謂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誦音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先當為之先容於曹相國臣

褚伯秀曰旁引曲証亦有法

樓昉曰東蘊謂火四句甚奇

焦竑曰以娶婦喻用資得進言大意與陳軫而妻之喻同

王肅曰隱生以一言悟曹相善

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其歸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緩行也詩云尔之安行亦不違舍今令姑乎言今姑呼汝還即束蘊請火束草為蘊

去婦家乞火去婦之家曰謂其姑言吾大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即訊誚姑婦始意姑乃直使追去去婦還之感悟其言即收还去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蘊

請火非選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託物而言事有可適因事而說何不為之先何不為東郭先生先容隱生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

君束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言欲娶婦擇何者娶之相國曰吾亦

其終身不嫁者耳取其節也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

於引存

陳碧虛曰語甚奇禮足為利口者戒

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以東郭先生可用也於是曹相國因

匱生束帛安車聘幣安車以迎賓也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長嘴善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

之入之利口贍辭者諛佞之口是也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

之筆端筆能雌黃人避武士之鋒端鋒能殺傷人避辯士舌端舌能傾始人詩

曰我友敬矣詭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有

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

善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遣行乎奚

足之隱也即愠見之意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而論也足吾語

女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死比干諫紂不聽遂剖

其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

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

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相棄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

推登山而潘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也豈獨立執不肖

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

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傳說召玉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

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召禹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史記伊

為有莘氏媵臣召禹俎以茲味說湯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

屠而朝歌太公未遇齊樂於市屠牛而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管夷

王世貞曰智蘊忠四段慨太忘世之感

吳尚曰以下評諺諸人俱類遇不遇一句而自非並舉世莫宗之意自見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管仲囚於檻車桓公舉之為相尊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

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

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

多後戮死紀見通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闔閭夫差皆吳

王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伯樂善相

馬安得千里之足造父造父周穆王時人善御者亦無千里之手矣夫闔閭

也香章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

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福禍之始而心無惑焉故

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

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

張洪陽曰此段正應備不肖者抄滿不遇者時

也

位之有此言時之遇也桀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閔龍

逢魚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言由時之不遇也此皆不遇時也故君

子務學備身行而須其時者也子魚惑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

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

養而親不待也木欲宜而時不待也是故推牛而祭墓不如雞

豚逮存親也言既沒而祭不若親存而以小物至養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

釜即升十尚猶欣上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可以親在

養故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高官厚祿堂高九仞椽

題三闔椽角也題柱頭也言宮室之後轉轂百乘車騎之乘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為

王荆石曰古人一日養三公不與其餘輩法句法俱高

賤也。悲不逮吾親也。以親不在，雖欲養而不得。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為

仕。若夫信同其志，約其者，非孝。倘志得少伸而願餘，養其親非孝子乎。

紂殺王子比干。比干諫紂不聽，遂殺之而剖其心。箕子被髮佯狂。囚箕子為奴，箕子遂佯狂。

受陳靈公殺泄冶。靈公淫於夏姬，泄冶諫不聽而殺之。鄧元太陳以族後自此之

後，殷并於周。武王伐紂而殷亡。陳亡於楚。陳後為楚所滅。以其殺比干，泄冶而

失箕子，鄧元也。由不用此，四貧故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

興兵而攻齊，棲於宮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

於此者，由得士也。由能用此，三人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

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昭形也。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

揚維頑曰：國以一人，只以一人亡。君人安中，不以得貧為急，誠盜陳般之所以失跡，燕昭之所以得士，未有貧之石益于國者也。

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步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

之後而封比干之墓。武王克商之後，崇德象貧，釋箕子囚，封微子於宋，封比干墓。夫聖人之

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况當世之賢者也。况當世有貧安肯弃而不用。

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宋王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豈

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

未耳，何怨於我？宋王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

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纆而縱，世之

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弁予作遺。

宋燕相齊見逐。得罪齊王。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二十六人曰：諸大

胡時化曰：以時事激切，書不可謂明目張胆，諷

論田需對管仲之言太率類此

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

言有能為其赴難

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

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

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徒知責人而不責已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

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魁不足於士士之食不而君鴈鶩者

餘粟君所畜養禽獸皆有餘食是君之一過也過在不餽推稟祿以待士果遠梨栗後宮

婦人以相提擲果園梨栗後君有餘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過在不能

推餘食以待貧綾紈綺縠靡麗而堂從而弊後宮綾紈綺縠而採弊士曾不得以

為緣士求得寸為衣緣不得是君之三過也過在不能解且夫材者君之

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

所重使之赴猶譬鉛刀不能畜鉛刀不一割而干將用之干將良劍名言輕如

唯煉跌

崇贊曰此深明於理道者也

士而平時欲重用之於一旦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漸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

傳曰善為政者循性情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

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

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

災害生怪異起群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

救故緩者事之急者不知日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為殘則

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以獲罪謂簡主曰從

今已後吾不復奇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

楊道賓曰樹非其人意誤得婉曲工緻

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公半今堂上
之士恐也我以漆邊境之人劫我以兵也是以不樹德於人
以是之故上不樹德於人簡主曰子之言過也也矣夫春樹桃
也正應吾不復樹德於人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
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可見貴樹德於人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
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魚將大車惟塵宜上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
行昔衛獻公出走及郊將班邑而後者而後入太史柳莊
曰如皆守社稷則孰有羈繫音其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
反國而有私也魚乃不可手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蘇濟曰規三子之所願而聖賢之分量大小別矣



湯賓尹曰顏子王佐之才故開口便是有道氣

孔子遊於景山之土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
小子願者何言其願立將啟汝子路曰由奮長戟盪三軍乳虎
在後仇敵在前蠶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此由之孔子曰勇士
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兵
之屬言不用甲兵之具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
子曰辨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
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立將啟汝顏淵曰願
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
諸侯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
四夷莫不擇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音蠃音飛蠕音而動成

翁正春日此條
名理名言可為
暴氣傷生者之
戒

若其往進賢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緩于上和於下聖拱無為
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
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夫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
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漙漙見睍日消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
人所謗毀為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
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

糴買而得也四句即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意在吾身不可不慎也可可見人當養氣

以保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宗內和平未見鳳凰

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

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頰而鷄喙戴德

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奉動人風

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喜成惟鳳為能通天

祉應地靈律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

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

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兒

哉信天老之言為然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齊于

宮鳳乃啟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

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吝詩

衣了几曰黃帝
致鳳之事似涉
不經然蕭韶作
而鳳儀春秋成
而麟至則黃帝
精神所注遷括
禎祥或不誣也

卷之五 帝

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夫賢君之治也温良而和。有温良和之度寬容而愛。有寬容愛人之德刑清

而省。刑清而不苛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變風俗崇教化生而不殺。好生不好殺

布惠施恩仁不偏與。大同不偏不奪民力役不踰時。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有蓄積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不作

無益害雕文不粥于肆。奇巧之物不賣于市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

聖世無逸民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行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遠人

貢故得風雨不烈。陰陽不愆其度也小雅曰有渰淩興雲祈以是

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

王帝曰播寫盛德至治是垂人君烟戒

黃道開曰此規越蒙氏所孫周公者可驗

許國曰以弓問悟主心得諫法矣

得射法門

郭子玄曰數語者無恨精神在內似東方滑稽之談

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自陳為蔡人之子乃

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柘樹枝長而烏集其

號呼以柘為駢夫之用。燕之牛角可為弓之幹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

物者天下之練材也。四物俱可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

公之車不能獨走。變奚使王良為御莫邪雖利。劔一干將一莫耶莫邪者干將之妻也金鉄未

流于將夫妻乃斷髮剪指投矣。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

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左右發之左右不知

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

齊有得罪於齊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

殺之肢解敢諫者誅。有來諫沮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力。將殺

申時行曰一言
悟主善于諷諫
者矣

呂祖謙曰此卷
神之真訣

何孟春曰此是
為不自勉而恃
人聲勢者之戒

其仰而問曰問於景公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

也言解後何處起此景公離席曰縱之言釋之勿殺罪在寡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飲食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

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知和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

不足是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

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變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

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

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正見兄賢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

誅正見弟賢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正見臣賢矜人者不至

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社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

馬也曰故公家畜也舊時田子方所用也罷音疲而不為用今筋力罷弱故不用故出

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矣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

之贖令人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以老馬且不遺其舊况賢人乎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

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

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莊公避螳螂而

勇士歸其知激勸之道歟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也

呂吉甫曰田師
托智于老馬亦
招致賢人之術

卸守益曰齊莊
之避螳螂楚莊
之避怒蛙其能
鼓勇士之氣則
此英君制馭人
群之術也

姜室曰孔子聽
文王之操即數
百世而得其人
之貌與情則子
期之見亦大類
是

其所托者弱也。以所托乃微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童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稷與社在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蛟蟻所制。蛟蟻能若之失其輔也。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其音大乎如太山。其音高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

鼓琴也。以知音者少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苟不遇明時賢君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人多嗜慾者則行虧。虧常不檢至於虧缺毀行則害成。肆其諛諂多至害人患生於忿怒。一朝之忿至禍起於纖微。細微不於忘身及親

禍。汗辱難湔灑。人至汚名辱行欲洗脫則難敗失不復追。一失難追救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貪慾多至於賈

褚伯秀曰此喻為吾曹且常強之佩而語更可人

禍。謾誕者趨禍之路也。言足詔禍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以害人足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欲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尊大稱為君子矣。

戴晉弊衣冠而見王梁。王梁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畱。今過寡人耶。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求嘆曰嗟乎

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有文彩善鬪五步一囀。音終日乃飽之時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言毛羽奮翼

爭鳴。聲響於陵澤。赤言飛鳴自適何彼樂其志也。自適所志而樂得其所也援置

陳后山曰澤雉之說即曾子卜一啄百步一也。飲不折衷乎樊中。祥雖王不善也。

之困倉中儲梁粟常嚼梁粟不旦時而飽雖不待終日終不然

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飛鳥不鳴自適其適夫食豈不善哉彼

不得其志故也為人所畜而神不王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

不足竊慕君之道耳以君能有道能好士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

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卒終不復仕

楚莊使賁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自稱

其帶婦人所事者晉使交孤兄女曰芳願入計之與其妻媾即謂婦

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見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今日得

以享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織屨為業食粥菟履無休

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

焦竑曰輕世肆志之心與類諸人同類兵趨

王儒曰此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志何也

陳碧虛曰借鳳凰以喻賢士意類米王之對

方丈於前所其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

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卒之

夫鳳凰之初起也翺音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鳳凰未翼羽

笑及其升而高一詘一信音申即一展而雲間藩木之雀籬之

鷄小也超然目知不及遠矣亡褐衣縕者未嘗完也衣之糯藿之

食未嘗飽也食之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世俗人羞及其出則

安百議凡百度議之未定者賴以安定用則延民命能福庇民世俗之士超

然自知不及遠矣

傳曰齊使太馱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饜答潰失饜即徒

五百歲則為饜言中死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渴道飲饜

王世貞曰齊使以口辨得免其華且榮其身甚矣利口之足以道鴻為饜所答而死

答潰失臣歆亡而去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歆自

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櫻答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

辯其詞因雷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一言之答善故使者必矜

文辭言語喻誠信以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能解釋其結然後

可使也方可稱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曰先生老矣

春秋高矣多遺忘矣言其年高何以教文孟嘗楚丘先生曰

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漢耳延壽

投石拔距絕于倫等投石以石投人也超距力能追車

者人連坐相掘地以為堅能超而取之也力能追車

馳驅逐麋鹿搏豹虎乎廣陵王育有勇吾則死矣所不能何

暇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出謀書以定猶豫而央嫌疑乎出神

吳昌曰烟波... 柳有先秦之氣象

楊維禎曰輔弼... 無之所貴爭君... 人者納諫之功... 不少也

胡時化曰國家... 以諱臣存無諱... 臣亡諱臣之係... 子國碩不重... 君人者可以場... 然思矣

定國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善言詞以吾乃始壯耳此三人乃其

為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

逆天道至斯朝涉公月見朝涉水謂其刺孕婦脯鬼侯醢梅

伯然所以不忘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公之公而適箕

子執囚為奴箕子文符不比干諫而死比干盡言極諫紂

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

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

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代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

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

楊道真曰吳越春秋戰國策但
有此議論言
傲倡而後遂動

爭臣二人雖不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
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而不亡者以冉有
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諛臣者其
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部無卿言六
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爭之臣而亡天下矣

楚莊王將兵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
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
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方
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
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舉其頸欲啄而

說

湯實尹曰晏子
一言足令平公
動色可謂善諫
者矣

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
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
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
士卒國不怠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卽守益曰晏子
昔國問布償則
一言而省刑今
賀火則齊漢知
藏於百姓仁人
之言固利溥哉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
夜乃勝之三日三夜始得火滅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夫言其臺之燒為善
平公勅色佐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
大夫皆趨車而救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有

以解之則得生無詞以解則誅死如焉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
天下王者以天下為藏室之所諸侯藏於百姓藏室於民間商賈藏於篋匱若商賈以

為藏篋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民不糠糲不充口賦歛無已取尖半而藏之之止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若是以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正天之福而吾君也不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国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

十五卷終

新鑿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六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關尹子

一字篇

王慎中曰人之所嘗言者思者道然道之妙至精至粹无声无臭却以言以思求者粗盖道即天也命也神也玄也不可名言不可致思而万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々然若之乎回也曼々乎闢也勿之乎似是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噴之而太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

事万物錯綜交
化渾淪磅礴无
所不在无所不
有非非優聖智
達鬼神其孰去
知之

呂祖謙曰此言
道无人已之分
唯忘形骸指得
失則道在我

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曰無一物非天
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
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
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
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祈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者也

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之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
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
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湯賓尹曰道不
可名言不可致
思若妄意揣度
索隱行怪是妄
之中又一妄者
也

曰道茫々而無知乎心儻々而無羈乎物迭々而無非乎電之
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

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
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
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
既未萌道亦假之

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
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

行者所以善吾外

曰一情真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有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靜有之一情冥者為無知。溥天之下。斯道無不在。

馬理曰。聖人雖勤力不息。實不思不勉。非道相依。若徒以勤成。固執謙之淺之乎。觀聖人矣。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筭。故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仁壽曰。始也。因物以見道。終也。物與道俱化。莊子曰。指道於為薪。火而燒之。不知其盡也。釋氏所謂一了百了是也。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何寬曰。言道不可以言行求也。以言行求道。則通于物。迨自以濤矣。

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殊不知舍源求流。無時得源。舍本就末。無時得本。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雖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汪道坤曰孔子
遇伯靈子於魯
目擊而道存元
可示者安得兩
眼別兩眼而笑

王整曰万物同
歸于道惟道去
運万物大哉道
也合之于已不
見其分不
其不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
則無可示道具于心無窮盡無方体無形迹之可見顏子無可
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漢曰仰之弥高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
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
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為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
區事

曰以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
待惟無所待所以為道

呂祖曰道利
于利物而即物
不可以尽道

曰五道如劍以刀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曰籩不問豆不荅籩瓦不問石不荅瓦道亦不失問荅
欬一氣往來道何在

曰仰道者歧知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
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

下... 呂祖... 卷... 月... 子... 四

王直中曰此言天地万有不齊要之莫非以道也

刘純仁曰此言有感必通天地物我必有異也

汪道坤曰人徒見有形色數方

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始終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閔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之夢各異。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之各歸。

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

者謂之夫而不
知非形色數方
者去天之去地
地生之去死

天之地者存

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太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太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太水天地者。盍不汲。波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君子聖人。不忒天地不識。

陳后山曰天之
不已地之厚德
豈徒星辰網常
山水流峙而已
耶

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波不自成。知波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知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胡時化曰形而
下者為器形而
上者為道之謂
也

曰有時者氣波。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波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之所自生者。如搖蓬。得風波未搖時。非風之氣。波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

景坤曰大抵天地間而之為兩像二之為陰陽四之為四時五之為五行乃之為万物其所以主之則一地

呂祖謙曰豐歉吉凶莫非道之自然知道者順之而已彼童子

火波未鑽時非火之形波已鑽時即名為形

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之

即溫吹之即寒特因外物有本有來而被瓦石實無本來譬如

水中之影有本有來所謂水者實無本無來

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如此說

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

猶如內想大火火之覺熱內想大水水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

之德皆可同之

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

凶是故休咎火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波私智認而

之作洪範以其欠配其害必不流于私智者

已之

三極篇

極者尊聖人也聖人本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故不名聖人而曰聖曰

曰死胎中者必知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

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不傷人足之因事之非而非之

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故或先內或

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守以小

飛于麻...

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
曰天此萬萬物萬物皆由天而生天不與此說者天地
蒼蒼非可謂聖也乎不謂天不與人
曰或謂中者或中者亦入也天與地大斯固不與指天此
以之故休休火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

揚道意曰以是
无固无我因物
自然而順應之
妙

三極篇 極者尊聖人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
既生道在聖人故不名聖人而曰聖曰極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私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
之愚而愚之不私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

王慎中曰謙論
理致却不涉經
生談

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
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
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衍之以易天下之物

李遠曰制禮作
樂等事只是謙
虛易權推而行
之无所施而不
可

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
可以制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
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

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于聖人聖人任功于天下所以

林希元曰此言天地无私以喻聖人之无私

雋跡曰此聖人無我即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此之謂也

王世貞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即此旨也

蘇濬曰理一而分殊異者未始不同

董芬曰老子所謂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

林希元曰老子嘗有言曰聖人無常心文始之言蓋出於此至於賢人則不免有意矣故曰物

克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月無厚薄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
入之德時符非聖人自能
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
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

有事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

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獎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

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能冥此乃見

聖人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
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
之不爱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不同曰

公之曰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為物易也殊不知聖人

易其語其奇

茅坤曰聖人何嘗異于人哉人之視聖人者異耳文始以言亦孟子道性善意也

王元澤曰道能悟豈能出以示人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

楊道賓曰老子曰善行無轍亦善言無瑕謫又曰夫惟不名故

鄙雜廁別分屈所以為人不可以為已

曰聖人之於眾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眾人每同於聖人聖人每同於眾人波抑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眾人物不能拘爾

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曰如鍾然如鍾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

下之智

曰蛆蛆食蛇食蛙食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較較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較之

曰在已無居形動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茫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王世貞曰聖人道自資人道方和其光同其塵知其雄守其雌即此意也

馮叔吉曰聖人與物相循轉而不知所窮大聖若狂大智若愚此意也

二九下品

卷之六

一

何林曰得道之人可以參天地奇方物自有幹旋乾坤手段

海岳曰聖人之心渾然天成物我較計之念俱無

褚伯秀曰狗迹者賢人而忘道則非聖人不能也

楊道賓曰趨上趨下德之不窮狗方之見通乎上下則聖人矣

劉槩曰四不可更易一字

呂吉甫曰聖人易無体神無方所以变化不窮

張之象曰聖人雖物來順應方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然有思心則聲憊然有怨心則聲回然有慕心則聲裝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之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狗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眾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眾人如有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驚行道雖絲紛事則縶布
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爾胡然微爾胡然堂爾胡

然藏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故能貴萬物

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变化不窮聖人之道

林希一曰聖人
去以无心應物
而不以物累心

揚道廣曰聖人
去以魂載魄不
以魄載魂

我者魂徂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以心對之。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虛。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斯能渾天地。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一物可役我者。

曰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木白者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為木，

支道林曰天有
五行，人有五性。
善用之則為左
不善用之則為
賊。理本相契。

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厲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魂為羽，鈍魄為毛。明魂為神，幽魄為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佐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曰五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誠見之者為視，耳目口鼻

呂吉甫曰五形
具而後為人精
神又五形之主

二一

全精抱神則吾
精五神常固常
明於五形何有
哉

何作曰桴鼓借
喻奇思絕人

褚伯秀曰人心
至靜一遇于物
則物之種之而
生經所謂心生

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波生。父本觀為神。為波生。母本愛
觀雖殊。皆同識。生波生。本在波生者。一為父。故受氣于父。氣
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父有母。波生。矣。惟其愛
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灯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曰如桴如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
矣。餘聲上存。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
之神。其聲者。猶之魂魄。知夫條往條來。則五行之氣。而我何有
焉。

曰夫果之有核。及詩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
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

性藏是也

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
無中見多有事。

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
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
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姜宝曰論道入
幻。冥。人巧
奪天

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在我而游。太清
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
道也。能見精神而父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

王元澤曰把五
行來說當為奧
論

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
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

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曰螭娘轉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蟬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波蜣不思波蟬奚白

曰庖人羨蠅遺一足機上蟹已羨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耳不生不死而入橫計曰生歿曰有歿立者有歿坐者有

歿卧者有歿病者有歿藥者等歿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歿

曰人之厭生歿超生歿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

支道林曰諺論以莊子幻宜超悟雄偉玄曲意之奇者

心超生死心正名為妖不名為道

曰計生歿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

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

當超者愈交識情馳驚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歿如馬之手牛之

翼本無有復無譬如水土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何升曰世人超皆者多學馳騁於情識樂生哀死成其形神未有以無告之者

心廢物不以動心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顧鼎臣曰聖人之心能歛能散歛則會万有于一息散則敷一息于万有初不待一之慮之靜之也

支道林曰心思因意不猶舟流因水車行因牛乎

褚伯秀曰不寓于物而亦着于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慮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

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備之

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歛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

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曰火于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

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

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

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

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曰物我交心生而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

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曰無恃爾所謂

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手聖人方且

不識不知而况於爾

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

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曰善弓者師

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奭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

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爾無曰渾

物是所謂无物也

高似孫曰心責公不畜私公則明私則暗聖人之心无利害是非

問如霖曰師心不師聖甚為自得之語子思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是也

黃道開曰樊榘計着展轉相因辟之海本无浪

因風起浪風息則浪滅所謂意滅者識亦滅者也

每岳曰觀奇物見奇事何異夫妄情妄識即執而有之印于心府可謂不智矣

易道實曰變无所變無所充應根智障超然解脫日常者存矣

黃鳳翔曰聖人之心澄然常寂事物之來如浮雲之過太虛耳

高似孫曰區別賢愚五偽皆識情使然去而情識則心無一物矣

支道林曰猩猩轉識便生靈障塵涉疑法之成真安去後干物哉

王整曰天地陰陽去後有形氣

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以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而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亦意有覺心。無覺惟一。

我。心則意者。鹿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曰。情生於心。生於性情。波也。性水也。心流也。來於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然。

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

之賢愚。真偽者。係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

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

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波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

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來無

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

之去。可使之來。而波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

者不去彼无形
氣者而我之一
心无形无氣天
地陰陽尚不去
後而反受制于
物何耶因識生
情因情着物故
也

問如森曰心着
於物則物之關
心碎如繪塑佛
像鬼神自生怖
畏殊不知我之
一心本同大虛
何嘗有物哉
顧此臣曰捕蛇
不怖蛇愛蛇不
畏蛇心无所着
无所歎故也

知天地雖大能大能後有形而不能後無形陰陽雖妙能後有
氣而不能後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
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被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
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
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後之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
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
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
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私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愛
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高以孫曰一念
不生万緣俱寂
何有於傷

黃道開曰以彼
揆彼此全人忘
我之孝也
卸守益曰不着
塵根不着智障
可身忘物可以
忘我忘无所忘
是名至道

曰私思慮日亦着使之者非私也命也苟知惟命內不見私外
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

傷

曰勿以私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
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私

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
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七篇

七者食也非食無以養生非五行無以養性此則文始之言之妙也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
 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世之人
 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
 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
 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
 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
 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為夢。
 久見者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
 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王元澤曰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于事物也聖人微事物以心以情其所以心同造化也

馮叔吉曰心无所思則雖至怪者不足以入于心一逐于事則精常亦足為心

呂吉甫曰至清者至濁者形半清半濁者氣夫以至濁之形犹可分可合可延可隱而况于无

乎字者欲知之欲為之惟其意而已

黃道開曰不見而見不聞而聞不形而形不味而味天地万物可為我不可為天地万物

曰好仁者多愛松栢桃李好義者多愛兵刃金鐵好禮者多愛簞簋籩豆好智者多愛江湖川澤好信者多愛山岳原野役于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變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曰有人問於秋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秋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巳秋不待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秋將何為我所曰形可分可合可延

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秋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奔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于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知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之一身內變螭蚺外炁蟲蚤痕則龜魚痿則

鼠蟄。秋可為萬物。

曰秋之為秋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蠶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裁。

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則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眾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

曰秋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虫盛者。毛虫不育。毛虫盛者。鱗虫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

馮叔吉曰一人逐於塵之及不若蜂蠶之自適其適

揚道賓曰逐于外者固非執于內者亦妄是以圣人皆偽之

以忘秋

曰枯龜無秋。能見大知。磁石無秋。能見大力。鐘鼓無秋。能見大音。舟車無秋。能見遠行。故秋一身。雖有智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秋。

曰蠖射影。能斃秋。知夫無知者。亦秋。則溥天之下。秋無不在。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念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訖能飢之。存神以滋其煖。訖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訖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訖則痛之。

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秋。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秋。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秋。

閱如霖曰心憶忘飢等事皆以妄止妄之語也。知其妄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釋矣。

高似孫曰執无我于木石者。得此言可以心領矣。

即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醜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之。而不為之。

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情。不停亦炁所為。而炁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有無生無死。客有去來。即常自若。

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符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

此青鷲子另是一章

變。曰。青鷲子千歲而千歲。化桃李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

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炁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曰。瓜之

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

微。而不能任化。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

林希元曰。心有所主。聞見雖岐。

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翦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或化為是或化為雙或化為三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雷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

者存

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鷹鳩之化無古無今

... 不測之謂道惟神故天所謂誠精而明也

穎川臣曰神妙不測之謂道惟神故天所謂誠精而明也

八籌篇 以籌者物也

關尹子曰古之善操筭煬龜者能於今中示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中示高。小中示大。中示小。一中示多。中示一人。中示物。中示人。中示波。中示秋。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秋。其遠無波。不可拆。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黃道開曰天下之道非万非一非一非万何物何我何我何物渾淪不可執着執之者敗

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穀。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

海岳曰不見而見是謂真見不聞而聞是謂真聞

王元澤曰衆人有所見聞則羞于見聞唯聖人有所見聞則忘其為見聞

外秋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遠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近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感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高似孫曰聖人異于人處不過因物理之自然統而會之非有加也

曰瓶存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又之竊謀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私而無天下之私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指於寒

欲簡物怒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

愚之外。故又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

離也。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

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

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以

不救也。

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

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

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

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

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

止。可晦可明。唯不可拘。所以為道。

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

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曰謀之

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

仰守益曰順時
後俗用我典人
之所長。摠是合
道之自然而已

張之象曰應事
接物之道不外
乎此

二十九子言身釋言
於人道獨於已

呂吉甫曰古人
有言為者敗之
執者失之此文
聖言之微意也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于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灾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舍此就彼。

林希一曰論道
者不一而執隨
則在吾心無不
一也善學者亦
自得之而已

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寂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意之上。乃契吾說。

閱如得回金玉
乃貴重華美者
雖不見用于世
亦終歲美于天
也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陸贄曰論於道
者利害得失瞭
然故曰不言

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康海曰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易
者道也。得一道
則何聖何賢何
人何我。亦有問
也也

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顧名曰聖人之
言難述也。執全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天不見事。

顧名曰聖人之
言難述也。執全

曰聖人言。家之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之所以使人言。聖人言。

言難述也。執全

二十九子曰言身兼言
言以求道者其
去道愈遠不拘
拘于見聞是謂
得道妙在轉解
詞與理與

王元澤曰文始
之欲人自得乎
道也莊子有言
曰丘也與汝皆
愛也予謂為愛
亦愛也文始之
言意蓋如此

沉。所以使人瘖。惟瘖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
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
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
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曰。言道者。如言愛。夫言愛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
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
聽者。不泥。不辯。

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道化

譚子

師后山曰。雖未
中道。言與道合
稱變化之宗

道之委也。虛化神。化氣。化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
用也。形化氣。化神。化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
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
養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含之為
太。一放之為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
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之謂神化之道
者也。

蛇雀

湯賓尹曰。氣凌
霄漢。有五陵少

蛇化為龜。雀化為蛤。彼忽然志曲。屈之狀而得蹠。蹠蘇于之

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斲削不能加其功。繩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刑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甚。可悲哉。

老楓

老楓化為羽人。朽木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貞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木土金石皆有情性。精魂魄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類。說為波說為我。說為有識說為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神而聞之。精神在視聽在波。并部由切趾可以割。陷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魂魄。魅利血氣。醉私七竅。囚私五根。役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疵苟無其疵。何所不可。

鉛丹

術有大鍊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能飽。歲儉則能飢。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飢而自飢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飢者。大忘飽者。大幻益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生死。一性情。一內外。則可以脫五行。脫三光。何患乎。

神曰由目耳
推到精神上去
良此高說

呂祖謹曰九轉
還丹火候已足

一日百食何慮乎百口而一食

形影

唐順之曰似為形影寫照傳神

以一鏡映形以餘鏡映影鏡相映影相傳不變冠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蟄藏

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飢或可以萬歲不歿以其心冥今無所知神怡今無所之氣熙今無所之萬慮不能惑求歿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臬雞

漢物曰心苗登徹方景俱新

臬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臬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臬為同孰臬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臬雞乎孰晝夜之同臬雞乎臬雞之同晝夜乎夫耳中磬我自聞日中花秋自見秋之晝夜波之晝夜則晝不待謂之明夜不待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為大人乎

四鏡

傳要聖曰說人情狀頃今猛大起兢業之思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于墨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于墨視者倒觀波之器察秋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詣秋精魄賊秋奸臣貴秋禮

二十九
義尊我。是故心不得為之。君王不得為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襲。清淨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齊三五。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其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波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鬪。而耳未嘗聞。况非見聞者乎。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踊。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

林希元曰。此匪外物何人乃尔

卸以贊口徹上徹下得其解矣

斃神不可得逝

游雲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必天之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不見影。斯為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曜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聞。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也。

噦燕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噦。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噦。臭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無而噦。不能止。燕不能已。有懼寂醬若蝸蟻者。

支道林曰。神存於太虛。雲表傍若無人

朱之蕃曰。此段情意。独鍾歸于至理

有愛庖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忘福禍。

正一

世人皆知其類。可以剖鱉。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小人由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而為萬。不謂不足。聚而為一。不謂有餘。若狂風飄髮。魂魄夢飛。履齒斷。蚓首尾皆動。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蠱盜天地。生螿。螿丁盜人。蠱生螿。螿者腸。

董芬曰。彷彿先天無極意旨。

王世貞曰。源頭議論。卓有直象。

中之蠱也。噉我精氣。鑠我魂魄。次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類。天其類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螿。安守所謂。奸臣盜國。破則家亡。蠱虫蝕木。盡則虫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雖天地老而我。不傾。螿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稚子

稚子美影。不知為影所美。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三王有仁者。也不知其仁。化為

王道開曰。愈趨愈下。世變使之然也。

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熾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死生

虛化神、化氣、化血、化形、化嬰、化童、化少、化壯、化老、化死、復化為虛、復化為神、復化為氣、復化為物。化化不間。由循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者乎。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

王世貞曰。凡筋骨血內。不討人之。即歸欲人善養。其心真是確論。

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昧形為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反清形散。友明能知真。死效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牝牡之道。龜、相顧。神交也。鶴、相唳。氣交也。益由情愛相接。

劉棻曰。神同形異。人生以養神為主。現譚子之論而遂養可知。

蘇轍曰。自有入无神化確論。

神交氣交已見
步驟而神氣和
同便可消兵文
勢何等迴旋

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
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其心。怡。心
怡。今不知其所思。形惚。今不知其所為。若一氣之和合。若
一神之混同。若一鼓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
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
神交之道也。

大舍

虛化神。化氣。化形。氣相乘而成。鼓耳。非鼓也。而鼓自投
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
天地大谷也。一竅鳴。竅皆鳴。一谷聞。萬谷皆聞。鼓導氣。導

焉叔吉曰。虛則
生。去度不則
蓋由太極而天
之名自造化而
已。然矣。

神。道。虛。含神

術化

雲龍

譚子

雲龍風虎。得道之神氣者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以
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苟召不至。穢何
以蕩。伏虺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虺何以伏。小人由是。知
陰陽可以佐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
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猛虎

猛虎行。草木偃。毒鴆怒。土石揭。威之所錄。氣之所搏。頑霧為之

王欽聖曰。雲龍風
虎變化誠大

瞿景淳曰。言猛
虎以喻人心之

神未既形容威
又形容神可謂
冤廣並用

陳后山曰神為
主形為役形神
神率之分自別

小人由是知鉄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矣之惠。蓋和之至也。

用神

蠱之無定。蛇能屈曲。蛭能掬蹙。蝸牛能蓄縮。小人所以見其機。由是得真師。可以坐馭萬里。而不驟。是故足行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未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與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姜室曰翹魘巫
祭之喻極得其
大槩

翹魘

翹魘術巫祭言禍福事。每來則飲食言語皆神。每去則飲食言語皆人。不知翹魘之附祭也。不知巫祭之附翹魘也。小人由是知心可以交氣。可以動神。可以奪魄。可以錄形。為神之宮。神為形之容。以是論之。何所不可。

虛無

鬼之神。可以禦龍之變。可以役蛇虺。可以不能蟄。戈矛可以不能擊。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忘。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飢。志於憂者。猶忘痛。志於虛無者。可以忘死生。

高似孫曰。鬼無
之教。以用在神
者。莊子之神不
可測。聖人不言
以惑人。

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類傳臣曰天地人物尚且漸染則可以一日而不與君子相砥所就

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髻面而姓昨未切是亦夫而羞婦其子拗鼻而昂首梨接桃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耳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負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為金石可以為珠玉可以為異顯可以怪狀斯造化之道也

陰陽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為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螭蟾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數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小人由是知陶鍊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地之道也神物

林希元曰一明一明之謂道而體道不越以明

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天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

海魚

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為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礪松

礪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夜錄神。芝菴所不菴。思所不思。可以及禦。

呂吉甫曰始言貴於類藉終言貴於極養

褚伯秀曰清操勁節礪松可知

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奸。佞。蓋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夫何為多少之故也。

動靜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勑所以化雲也。盪盪投井所以化電也。飲水兩日所以化虹霓也。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投。天地可以別構。日月可以私。佐有聞必將以為談。夫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于內。二曜明于外。斯亦別構之道也。

鼓氣

操琴瑟之音則修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瓿篪之

黃洪憲曰五行即五內二曜即兩眸言人心自有天地故稱別構

閱如森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君子所以重樂教

其

顧克曰虛則能受故叩无不鳴帝王之師自虛中未耳

音則北背脊。灑森^{上聲}搥鼓。鼗之音則鴻毛。躑躅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陰陽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佐陰氣化厲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鳳凰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甚大。

帝師

鏡非求鑑於物。而物自投之。橐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失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是以大人奪其機。藏其微。羽符至怪。陰液^{液一作陽}甚奇。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為

帝王之師

琥珀

揚道實曰馬性調養大人自有妙術不待屑焉惟形是拘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焦金。磁石不能取備鐵。元氣不能發陶炉。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風一作鳳馬之榮。其道也在忘其形。求其情。

德化

譚子

五帝

馮叔吉曰從五常而此許多過理亦非常談

儒有講五帝之道者。分之為五事。屬之為五行。散之為五色。化之為五聲。俯之為五嶽。仰之為五星。物之為五金。飲之為五靈。配之為五味。感之為五情。所以聽之者。醯。鷄之游太虛。如井

湯賓尹曰以五常作用。獨扁仲尼其意深。不可竭其言。朗可听

蛙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淨棲之以香。冥明。昆扶神氣。符私心靈。若水投水。不冰其清。若火投火。不間其使。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鑑形。於是乎變之為萬象。化之為萬生。通之為陰陽。虛之為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飛蛾

干世貞曰行藏有時不宜迷戀

天下賢愚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牕。知往而不

此可以上人之
不見幾者

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
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
也。是以大人利害俱忘。何往不臧。

弓矢

黃鳳翔曰。詳于
禁者有法外之
奸。此即華民施
奪之意。治天下
何必以富強為
事。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
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天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
以禦盜賊。盜賊擄甲兵踞處。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
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慮粟帛乎。苟數可以憑。又何
必廣甲兵乎。

聰明

即聖曰聰明不
可自恃。激言更
有意味。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
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絃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
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
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黃雀

凌約曰。飛鳥依
人人自悅。則君
子貴善。不出惡
也。

黃雀之為物也。日游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之。而人常撓之。玄
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
促。此行佯。彼鳴啾。此鳴鏘。彼視矍。此視汪。彼心
戚。此心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
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猿

穆文此君子量
同僕載天下皆
唯出其範圍然
天之喻直以晒
仁智人夫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日不怨無人不欺怨不私欺欺不私欺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常道

張之象曰常行之道貴用者何如拙于用人功于用身者而言乃治國之電鑑也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於亡國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獲罪廉潔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於暴財辯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罹禍蓋拙在於人巧在於用於身使民親稼則怨誠民輕食則怨夫餌

者魚之嗜糲者螻之慕以餌設魚必懼以糲投螻必去由不得化之道

感喜

何孟春曰君子觀物交和家感所以自適其適彼感喜者由所見未大耳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怨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由逢之藏火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榮爵之不貴禮之不下親之不知疎之不疑辱之不得何感喜之有

太醫

劉純仁曰醫可察脉內可規外君子持身何容扮飾為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為君子之道也撓而浮者為小人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為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為小人

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則知其興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夫揖讓。可作操靜。不可在衣冠。可詐而形。詈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

諛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衆人所知。仁義之謀。衆人所無。是故有賞罰之教。則邪道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諛不敢語。天下之至公者。

刻畫

王應麟曰。此和不勝正之說。

袁宗道曰。此力者。君子功如淮陰之流。立法者。隴于法如商鞅之流。刻畫云者。言君子有光意也。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於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製在於我。又要敬於我。又宜禍於我。是故張機者。用於機設險者。死於險。建功者。辱於功。立法者。隴于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象。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為大家。

恩賞

王世貞曰。敵勝必待有功。宋璟抑其靈筮。即是此意。

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由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可奇。歷胡亂亡之史。皆驕奢恩賞之所以為也。

養民

王守仁曰養民
貴當其誠不然
雨露澤物招怨
乎禱祀大事果
皆招謗乎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是故濟民
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垂有雨露所以招其怨。神爰禱祀
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防私盜。其養
民也如是夫。

仁化

譚子

得一

洪興祖曰民俗
澆薄信不足
故由道而推極
于信典天下以
還淳

渾然無為之謂道。能自守之謂德。生萬物之謂仁。收安
危之謂義。有去就之謂禮。有變通之謂智。有誠實之謂
信。通而用之。謂聖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清淨

也。無以自用。故受之以仁。而用。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故
授之以義。濟安拔危。必有藏否。故授之以禮。秉規持範。必
有疑滯。故授之以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者成萬物之
道者也。

五行

劉純仁曰始則
五常相濟終則
五常相伐可見
率性者道性
者亦道世變循
環之運大抵然
也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發生也。故君於木。義救難之
謂也。故君於金。禮明白之謂也。故君於火。智變通之謂也。故君
於水。信愨然之謂也。故君於土。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
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
則信濟之。土伐水也。始則五常相濟之業。終則五常相伐之道。

斯大化之往也

畋漁

揚直曰畋漁之喻誠當終未赦語尤竟動人殘刃之徒見此而不愧者非天也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窠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生死之情烏反哺仁也隼。閔胎豕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訖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窠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嗜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及狀秋為貪。狼之與犬豕鱗介。雖無知。必名秋為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為自安。烏得。不耻。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犧牲

明知霖曰。犧牲必不可廢。而仇云。尔者。動于民之良心也。

犧牲之饗。羔雁之薦。古之禮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之憂。憂。穀之哀樂。能動天地。能感鬼神。刀。杌。前。列。則。憂。喜。之。情。可知。矣。鷹。大。齊。至。則。哀。樂。之。聲。可知。矣。以是祭天地。以是禱神明。天地。必。不。饗。苟。饗。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神。龍。見。喪。風。雷。之。象。也。鳳。凰。來。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國。土。之。象。也。觀。秋。之。義。禽。必。不。義。也。以。波。為。祥。禽。必。不。祥。也。

太和

申待行曰。民俗。薄。惡。其。責。在。上。君子。慎。所。以。風。天下。者。

非。兔。狡。獵。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切。怨。盜。賊。盜。賊。惟。秋。召。慎。勿。怨。叛。亂。叛。亂。廩。秋。教。不。有。和。睦。烏。得。仇。讎。言。不。有。賞。勸。烏。得。鬪。爭。

是以大人無親無疎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海魚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高繡固賊盜甚忌諱嚴敵國幸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神弓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已斯罪人也不報怨斯報怨也。所謂神弓鬼天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得之以假天下。

陳道開曰九層多自取故君子以道德仁義為先務

王道申曰至仁無息德微福而感人者小之平為德也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顧盼含性情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欲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然。君子之風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名思貞人之常也。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筆墨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令教則知其人之吉凶焉。

顧充曰所云筆法之功以喻天下相忘于無事得旨

高似孫曰因人而知美惡因人而知顏容善別天下之人品

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然虞舜之容熙、焉伯禹之容湯、蕩然殷湯之容堂、然文王之容巍、然武王之容諤、然仲尼之容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螻蟻

夫道林曰真希太公无我之氣象以此形容混池之風得之矣
螻蟻之有君臣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三粒之介與衆蓄之。一虫之內與衆師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然何由起。叛何由始。斯為太古之化也。

歌舞

林希元曰冠冕爵祿皆國家之巫約故君子明其身立有正已為貴

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辯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以將伐之。待士者以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祿。若馬駕車。輅貴不私。游。蔬食糟糠。肥不私。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其委棄。

躑躅

茅坤曰食則斬美事則斬進天下國家可以斬治

躑躅之酒。烏喙之哺。良岩蕩之膏。治葛之禮。初噉之。若芥。再噉之。若黍。復噉之。若丸。又噉之。若脯。由是小人知疆弩可以漸引。巨鼎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虎兕可以漸侶。逆我者我所化。辱我者我所與。不應者我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信柔馬不

可取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為萬化之母

善惡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思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藝博奕者智不遠文綺羅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食化

譚子

七奪

一日不食則備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于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疾奪其一捨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至

顧名曰有意定
名者名未必集
君子惟道德之
為貴

胡時化曰快一
段一日之用食
則也

告終而縹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理刑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羨斯不羨之甚也而行切之仁用戚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巫像

為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享也戎羯之礼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食肉蛟龍不過於食血而人無所不食所以不足則聞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激烈七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此而此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駑馬本無知。嬰兒本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爭鬪而蓄奸詭。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綵。取之不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盜竊。盜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刑戮非民愛而哀歛者。教之殺害非民頭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犬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虎

崔確曰。民罹法外迫之使然。水虎之喻。尤中當世高貴矣。

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跪其生。以斯為類。悲哉。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飢。耻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恥愧。必激人之怨尤。食之害也。如是而金籩玉豆。食之飾也。鼓鍾長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惑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狼吮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粗。食之平也。慾之愈。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羨。所以奢僭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燔骨

嚼燔骨者。焦唇爛舌。不以為痛。飲醇酎者。噦腸嘔胃。不以為苦。

黃道開曰。耻愧兩言。心髓蓋出。而窮奢極慾。不知所終。故治天下者。必杜奢僭之端。而後可。

饑食者由忘於痛苦。飢寒者必輕於性命痛苦。可忘無所不欺。性命可輕無所不為。是以主者以私欲求人之慾。以私飢求人。之飢。我怨民。必怨我。怒民。必怒能。知其道者。天下胡乎叛。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或者有夢食而醒。或者有感食而羨。或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鬪。或者人或味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佞讒譟。而律或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或者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或之由。而遷怒於輩。流歸咎于江海。食之迷也。

戰欲

支道林曰。官之律。必不知守賈之弱。必不知險。是謂食迷。

海岳曰。凡七情。誰論甚。則切非。先厚生。鳥去正。德是故。明君養。而後教。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殺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飢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慾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慾也。如戰當戰之際。錦綉珠玉不足為富。冠冕旌旗不足為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况民腹餒。民情常迫。而諭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膠竿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捧盤殮。享鳥鳥。鳥從而告之。是至暴者無所不異。至食者無所不同。故蛇豕可以友。而群虎兕可以押。而馴四夷。可以率而食。異族猶如此。况復人之人。

庚辛

呂吉甫曰。膠竿之喻。見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不必責人之难化。

閔如霖曰物之
无食者尚可化
而治民者何速
不然

孫傳曰興亡之
机即亂迫可知
治天下者可不
務為足国計也
哉

庚氏穴池構竹為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為、辛氏穴池構木為
凭檻登之者其聲堂、為、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
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
是庚氏之魚可名策、辛氏之魚可名堂、食之化也

興亡

瘡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喻飢謂之瘡比餓謂之火蓋情
有所切也夫鮑魚與腐屍無異魃鱗與坵垢無殊而人常食之
飽猶若是飢則可知苟其飢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為
斯所以為興亡之機

雀鼠

郭室曰民之瘡
餒由於剝啖則
以法剝民者非
之非也

人之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攘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
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奪下、以食而欺上、不得下
下不得不欺上欺上作疑上看各有其切也夫剗其肌啖其肉不得
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怒民之瘡也由剗其飢民之餒也由
奪其哺嗚呼惜哉

無為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急蓋食之所
感也獼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鷓鴣可使之歔鱗鱓可
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鈎虎可使之入陷鴈可
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接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開

呂祖謙曰三段
長於步驟善於
治民故人君必
治其為天下先
舍此而求為
則鮮矣

二十一 口 卷之二十一 六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年... 卷之...
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煖。我食葵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肩無為之化。

王者

獮食者。毋少乳者。子。全生者。子。觸網者。母。不知子之所累。子不知母之所苦。王者。衣纓之費。盤穀之直。歲不過乎百萬。而封人之土地。與人之富貴。百萬之百萬。如師王之肌。如飲王之血。樂在於下。怨在於上。利歸于衆。外歸于王。夫不自貴於天下。安敢貴不自富於天下。安敢富。

鷓鴣

有智者。憫鷓鴣之擊。腐鼠之嗟。螻蟻之賀。斃螻謂其為蟲。不若為人。殊不知當歎歲。則爭臭。饋之屍。值嚴圍。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為。而人為之。則其為人。不若為蟲。是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知。萬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為五常之本。五常為食之先。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飢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貨。

王世貞曰。天下
无私心。端自王
者始。重在愛民
如子上。

二十一... 卷之... 五五

儉化

太平

譚子

茅坤曰太平之風儉德為主言其言之矣

夫水大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敗家。蓋失於不節也。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若水去不復還。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養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怨。太平之業也。

權衡

馮叔吉曰惟儉可以一天下。儉而謙。權衡者。自不免有低昂。

服絺経者不寒。而衣之布帛愈寒。食藜藿者不飢。而飯之黍稷愈飢。是故忮之情也。不可不慮。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

見負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樂於負芻。飢寒無實狀。輕重無必然。蓋豐儉相形。彼此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為權衡。

禮道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簪紱。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敬金王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甘。飢食則香。夫惟儉所以能知非。

食象

覩食象者。食牛不足。覩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不廉有

顧鼎臣曰享物太過者莫如不及。亦見以儉為貴。

十九子... 卷...
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為一家。十國為一國。十天下為一天下。何不弊之。

民情

王元澤曰。民情樂有。雖病不足。必儉。德以先天。下乃可以制其情。
其夫好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管鷹者。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者歲率是享。則以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王駕牛車。民驕於行。王居士。陞民恥於平。杜之於漸。化之於儉。所以見葛藟不足者。則樂然。服素服。布之衣。見蠶杯而食者。則欣然。用陶匏之器。民之情也。

慳號

世有慳號者。人以為大辱。殊不知始得為純儉之道也。於已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蚕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飢。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儉之時。羨大矣哉。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民則異。而好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服者。愛公卿之劍佩。公卿之劍佩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憂之。

呂祖謙曰。君民一體。上下同歸。惟儉誠為天下之隆論。

劉梁曰。儉所以裕家。亦所以裕國。

地不得。不慮也。况金根王輅。奪其貨。高臺崇榭。奪其力。是賈民之怨也。是故教民之愛。所以積新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為大享。豈在乎蕭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荆苧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御之。陳檠戟以衛之。畜粟帛以養之。張闌檻以遠之。蓋有械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已。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械。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何休曰。此言儉之足法。不在從奢。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惠。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賊盜。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奸佞。儉於嬪媵。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為之一。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一。一能貫五。能宗一者。天下可以治。其道蓋簡。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入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諫守一之道。莫過

揚道賓曰。此言儉為化柄之原。

王世貞曰。此言惟儉可以諫道。

十九子... 卷...
乎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浪。禮不奢。智不變。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賴。

三皇

王道開曰。此言三皇以儉化天下。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奸蠹。無欺罔。無驕佞。是故禮兼自生。刑政自寧。溝壘自平。甲兵自停。遊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天牧

奢有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

即室曰。此以奢
餘並形見不可
不儉。

以多故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奢者事君有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多憂。儉多福。能終其儉者。可為天下之牧。

雕籠

懸雕籠。事王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禮樂。設賞罰。教民生。民生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臺榭。則民有餘力。儉於寶貨。則民有餘財。儉於戰伐。則民有餘時。不與之。猶與之也。不取之。猶取之也。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馬。不出於國。

禮要

夫禮者。道出於君。而君由不知。事出於職。而職由不明。儒者棲

丘濬曰。此言儉
可足。民亦可足。
國。

皆自秀曰此言
師儉即禮之要
旨

胡特化曰此言
儉德即名清淨

山林教師友窮禮樂講本末暨乎見羽葆車輅之狀鍾鼓簫韶
之作則矍然若鹿怡然若豕若醉於酒若溺於水莫知道之本
莫窮禮之旨謂考為弧則民不知矣謂馬為駟則民莫信矣所
以數亂於多不亂於少禮惑於大不惑於小能師於儉者可以
得其要

清淨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煩儉者好簡
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節一器畢生無坐音間破也者有掛一
裘十年無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
可以即清淨之道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不禮智不儉有不
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為五常之本五常為儉之末夫禮
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旨損者益之禮禮過則
淫儉過則朴自古及今未有亡於儉者也

鮮惑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保使之謙必不謙使之儉必不儉我謙
則民自謙我儉則民自儉機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民惡行
之者惑是故為之文

呂吉甫曰此言
儉為謙勝古今
比皆善

林希元曰此言
儉可帥先不當
徒求之民

之其類長短時之文

則為自然無心而自為其然也

然則其所以為然者何也

其類類

新創與俱休自古及今未有其類也

其類之直也其類之曲也其類之直也其類之曲也

其類之直也其類之曲也其類之直也其類之曲也

其類之直也其類之曲也其類之直也其類之曲也

可以其類之直也

明特化曰以言
結即各清年
出非
愈也雖級十文
五十四日也

